

密林恩仇

曾志明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

密林恩仇

曾志明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密林恩仇

曾志明 著

☆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市星火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9.125 字数：180千
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600册

ISBN 7-5363-1138-9/I·242 定价：3.60元



作者照片

目 录

■ 密林恩仇	1
■ 幽深的峡谷	57
■ 美人谷	123

密林恩仇

无边无垠的原始森林，象绿被，如巨毯，覆盖着起伏绵亘的群山。

姿态狰狞的大树。

刀劈斧削的巉岩。

黑森森的林中，一支野牛在奔跑。一群龇牙咧嘴的狼在追逐它。

野牛奔逃着……突然，前面又出现了一群狼。它惊惧地站定，喘着粗气。

狼群也突然站定，仰天嚎叫。

野牛伸长颈脖，双眼大睁，四蹄颤抖。

狼群慢慢向野牛围拢，张着贪馋的嘴，露出锋利的牙。

近了，近了——相距十米、九米、八米……一只只恶狼，伸直前腿，微收后腿。

野牛突然浑身一抖——趋走了惊恐，四肢猛地挺直，眼里喷射出凶恶的光。

一阵摄人心魄的嘶咬声。

灰蒙蒙的天空，鹅毛大雪纷纷扬扬。

一种怪异的声音从穹穹中滚来：“吱呀……吱呀……”

朦胧中，渐渐显现出一辆木轮车，车上载着一个高大的木笼。木笼用麻布严实地围罩着。几个国民党士兵在吃力地推，一个上尉军官跟在车后吆喝着……

一群看热闹的人跟在后面。

成都盐市口街头，百业萧条。

佩戴着“华西医学院”校徽的苏群和郑健从一家商店出来，手里抱着新添置的文具。在路过一家玩具店时，郑健看到了什么，抢步进去，买了个布娃娃出来，送给苏群。姑娘爱不释手地将布娃娃捧在胸前，幸福而深情地看着郑健。

木轮车过来了，二人惊愕地看着。

木轮车停在十字路口。上尉吆喝得更起劲了。有人拿了张一百圆金元卷给他，揭开木笼的麻布一看，立即瞪目结舌。

一个流里流气的家伙，交了钱后也去揭麻布看，立即嘻皮笑脸。……

苏群和郑健出于好奇，也上去交了钱。他们走近木笼，揭开麻布一看，顿时目瞪口呆了。

——木笼内，象铁柱似地站着个彪形大汉，赤身露体，一丝不挂。左耳上还挂着一串豆粒大的珊瑚珠。他宽阔脸膛，两眼深陷，鼻梁高而略勾；头发蓬松盈尺，粘满草屑；肌肉突暴的双臂，被酒杯粗细的藤条紧紧捆绑着；藤条深深陷进肉里，勒破了皮肤，渗出已经发黑的血；大汉眼睛血红，喷着怒火，仇恨地瞪着每一个看他的人。

郑健的脸色铁青，愤愤地冲出人群。苏群也紧跟跑出。

两个青年在人行道上疾走，愤怒地说什么……

郑健突然停下，望着飞雪的天空。雪花飘到他的脸上。

大雪纷飞。旧兵营破烂马厩旁一角，木笼露天停放着。笼上的麻布已经揭去，赤身裸体的汉子蜷缩在笼内，肩头积着雪。他已经冻僵了，很快会死去。

郑健提着把木锯，偷偷地摸到木笼旁，锯着木笼。

木笼锯开了。郑健扶出汉子，割断捆着他的藤条。但他已冻麻木了，不能站起。郑健吃力地背着他。

铺着厚雪的成都郊外田野。郑健脱下自己的棉衣棉裤，给汉子穿上。

汉子感激不已。取下左耳的珊瑚珠，送给郑健。

无边无际的群山，黑森森的老林。

汉子腰间围着张兽皮，仍赤身露体，脚步沉重地走进老林……

突然，火光冲天，伴随着野兽的吼叫声，人的呼喊声，兵器的碰击声，枪声、人被杀害的惨叫声……

第一章

森林上空的火光渐渐隐灭，嘶叫声也逐渐消逝……天地间一下变得异常寂静。

乌云遁去，天空露出一牙勾月。惨淡的月光，洒遍群山。

群山中有一块小台地，与老林隔涧相望。台地上架满了白色的帐篷。

帐篷间弯弯曲曲的小路上，苏群穿着佩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标志的军装，急匆匆地奔跑着。她满脸愁云，眼含泪水，脑子里闪现着军人打扮、仪表英俊的郑健头像。

苏群的脚步在奔跑着。

她悲痛的心声：

“他真的被人杀死了？！”

“不，不可能……”

“倘若他真的被杀死了呢？”

“天呀……”

苏群跑到一座大帐篷前，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……

帐篷内，用树条搭成的长条桌周围，坐满了军人。看上去，都象是一些领导人。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人，正在激动地汇报……

苏群冲进来后，他的话马上刹住了，惊慌而不安地望着姑娘。

所有的军人，都显得有些局促。

苏群：“院长，郑健他，他真的被杀了？”

坐在络腮胡旁边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军人，眉头抖动着，站起来：“小苏，你要冷静点……”

苏群愈发不能冷静。她冲到络腮胡跟前，几乎是哭声：“李排长，你们是负责保护找寻小组的，你说，郑健他，他……”

李排长变得紧张起来，语无伦次地：“苏军医，郑军医他，他……”他深感内疚地低垂着头，眼光看着桌面。

苏群顺着他眼光看去：条桌中央，放着一个军用医疗包和一顶血迹斑斑的军帽。帽顶后部裂着个大口子，一看便知是被刀砍的。

苏群悲痛地大呼：“健哥——”

震人肺腑的哭声，声声摧人泪下。

（回忆）

一片落叶在峡谷中飘着……飘呀，飘呀，无底的深谷，似乎永远也飘落不到底。

苏群：“健哥，你从哪里背回来这个彝族老大妈。”

郑健：“野熊老林边上的野熊岩下。”

“呀，她伤得这么重！”

“她是从崖上跳下来的。好象还和谁搏斗过。”

落叶还在飘飞，仍然飘落不到底。

苏群：“她死了！”

郑健：“唉——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她只喊了一句话：天菩萨，救救我们尔苦家！”

“尔苦家？！这个家支不是全覆灭在野熊老林中了么？”

“是呀，想不到他们还有人活着……”

落叶仍在飘飞着。月亮照着它，它是那样的惨白。

一座小巧的帐篷内，风雨灯昏昏沉沉。

树枝扎成的床上，苏群直挺挺地躺着。她紧闭着眼，眼角挂着豆粒大的泪珠。在她的枕边，醒目地放着郑健给她买的那个布娃娃。

床旁的输液架上，液已输完。一个护士姑娘正在收输液瓶。

院长和李排长进来。他们走到床边，看看苏姑娘，又看看护士。

护士摇摇头。

院长点点头。

护士拿着输液瓶轻手轻脚地走出去。

院长把风雨灯拧灭，和李排长也轻着手脚退出去。

苏群睁开了眼睛，看着漆黑的帐篷顶。

帐篷外，传来院长和李排长的对话声。

院长：“明天，找寻小组还要进老林去找尔苦家的人。”

李排长：“是。”

院长：“有啥困难？”

李排长：“军医没有了。”

姑娘猛翻过身，脸扑在小布娃娃上，泪水浇湿了它。

“他被杀死了……”

嚤嚤的啜泣声。

脚步声。

穿着军用布鞋的两双脚，在曲折的山径上行进着。

苏群忧虑的声音：“你真的要进野熊老林去？”

苏健：“嗯……”

“我真怕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太危险了。听说野熊老林谁进去都出不来，而且国民党那个上尉还领着一伙匪徒……”

“不要信那些。群妹，尔苦家的人正处在危难中哩！你还记得它吗？”

一双厚实的手捧着一串小珊瑚珠。

苏群的秀手接过珊瑚珠。

苏群：“觉哈阿哥……”

郑健：“没忘记吧，觉哈阿哥就是尔苦家的人！说不定他也在老林中。”

两双脚踏着山径上的枯枝碎叶。“嚓，嚓……”

久久没有说话声，

“健哥，”苏群终于又说了，“我担心你去出危险……”

郑健坚定的声音：“出危险也要去。凉山指挥部很关心尔

苦家，付多大代价也要找到，接他们出老林来过人的生活。群妹，他们是人，不是野兽……再不把他们接出老林，尔苦家这一支，就要绝灭了。”

两双脚在继续走，又是一阵沉默。

苏群忧虑的声音：“健哥，你会安全回来吗？”

郑健有点发笑的声音：“傻姑娘，想到那里去了。我会死吗？”

“我太怕了……要是你有个万一，我今后的路，真不知该怎样走……”

郑健轻快地笑起来：“别怕，我会平平安安回来的。我们一定会相伴终身，白头到老……”

那片落叶还在飘落着，还没有飘到底。月光照着它，显得更加惨白。

小路上，只有一双女脚在行走了——恍恍惚惚，飘飘摇摇。

天空中，月牙露着半张冷峻的脸。

台地的边沿上，苏群孤伶伶地站立着，痴痴呆呆地望着对面。

对面，阴森森的野熊老林，浓雾笼罩着。一条云带在老林脚下飘游，月光给它镀上一层青冷色。

“嗷——喔——”老林中飞出一声野兽的哀鸣。

苏群的泪水无声地流下。她木呆地把手伸进裤袋里，掏出一支挂红丝条崭新的强力士手枪，机械地将子弹推上膛，对着自己的胸膛，泪眼慢慢地闭合。

突然，响起一阵窸窣窸窣之声。

苏群一惊，手枪离开胸膛，弯腰寻声看去——离她脚一米远的草丛中，一只小鹿子在挣扎，浑身抖索地“咩”叫了一声。

苏群蹲下身去抱鹿子。当她手触到了它的伤口时，它“咩咩”惨叫起来，痛得乱蹬腿。姑娘翻过小鹿子看，小鹿子只有三条腿。另一条腿似乎被咬断了。

她不由得打了个冷噤，脑子里闪现：这只小鹿子，在迷人的林中草坪上正欢跳时，突然被一只狼袭来，咬断一支腿……

小鹿子在垂死挣扎。

苏群的双眉倒竖，愤怒地扭歪秀脸，猛地站起来，举枪对着黑森森的野熊老林，“砰！砰！砰”连发几枪。

李排长惊异地跑来：“小苏，苏军医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苏群收回还在冒着青烟的枪：“李排长，郑健是怎么被杀的？”

李排长难过地：“那天，我们进到老林深部，发现一个大湖——湖边被烧毁的许多窝棚旁，有几具象是尔苦人的尸体。郑军医在前面走，突然，听到他惨叫一声。等我们撵上去时，见他已被人砍死，手枪也被人抢走……”

苏群愤怒地：“是谁杀死了他？”

李排长：“不知道。”

苏群语音颤抖地：“明天，我和你们一起进老林！”

第二章

美丽的杜鹃湖，清澈透明，倒映着迷人的蓝天游云。湖面上，几只水鸟在欢快地嬉戏。

正是开花季节。湖边，密密扎扎长满杜鹃花的树上，红的、白的、粉红、鹅黄、……各色花朵，正争芳斗艳，把一个椭圆形的湖面，装点成一个巨大的杜鹃花环。遗憾的是，在湖的西边，由于刚过去的灾难，还留下一个小缺口。

从缺口往里走，是一块被烧焦的不大的草坪。草坪上，火早已熄灭，而垮塌的窝棚和烧焦的木桩却异常刺眼。

草坪上架着一堆劈柴，劈柴在燃烧着。几具野人般的男女尸体，被置在劈柴上，青烟袅袅……

劈柴爆发出“劈劈削削”的燃烧声。伴随着柴烧，一个粗犷的男声在“嗷，嗷，嗷”地痛哭……

在离烧死人不久的土堆上，象大树桩似地坐着个大汉。他赤裸着肌腱突暴的上身，腰围着豹皮，左肩挂着兽皮口袋，右肩挂着腰刀。粗糙的双手捧着宽大的脸，泪水山溪似地从指缝中涌出。

哭声在老林上空周旋着；

哭声在密林中回响；

树上的飞禽被惊动了，站在摇摇晃晃的树上，张望着这威武的汉子；

地上的黄鹿、獐子、野兔子被扰得惊恐不安，躲在树后，伸出机灵的脑袋，窥探着；

几只胆大的猴子，蹦跳到汉子面前二米远的地方，坐成一排，惊愕地盯着他。

天色暗下来了。姣媚的勾月，带着几丝浮云，升到了杜鹃湖上空。

劈柴堆只剩下残火，死人的尸骨已经烧尽。

汉子不再哭了，痴呆呆地挺直身子望着残火。这个汉子，正是那年在木笼里展览的觉哈。

小动物已经散去。只有一只小猴子跳到汉子跟前，观察了一下。见他没有恶意，便放肆地跳上他的肩头，攀上他的头顶，继而又跳入他的怀中。也许小猴子觉得这儿舒适，便停下来，在身上自顾自地寻找盐粒儿。

汉子一动不动，象失去了一切知觉似的，呆呆地望着余火。

余火在他眼球上燃烧，愈烧愈烈。

喊杀声、炮声、兵器的碰击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震人心魄；烈火在狂烧！

山坡上，鳞次栉比的瓦板房在燃烧。一个凶恶的彝族头人骑在马上，挥着腰刀，指挥着一群端枪、舞刀的亡命者，冲上山坡，杀人放火。

人们奔逃着，呼喊着。

年幼的觉哈，躲在墙角，睁着惊恐的眼睛，看着如狼似虎的人群扑杀自己的家族。渐渐，他眼前出现的是一群狼冲向羊群。

狼齿咬着羊。

狼撕扯着羊。

觉哈吓得哭了，双手蒙着眼，惊叫着。

灰蒙蒙的天空。山径小路上，疲惫的尔苦家人迁徙。

少年觉哈背着沉重的包袱，跟在老人们后面。包袱太重了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停下脚步，回头望了望。

漫漫的长路，荒芜的田地，凄凉的山谷。

一首低沉的歌，在山野上空飘飞着：

死了九十九个人，

寡了九十九个妻；

烧了九十九间房，

荒了九十九片地……

觉哈脸色阴沉。小小年纪，额上就刻下了抬头纹。

突然，枪声大作，喊杀声四起。一队穿姜黄色衣服的国民党匪军，在一个上尉（我们在盐市口曾见过他）的指挥下，扑向尔苦家的人们。

觉哈愤怒的眼睛：一群狼扑向羊群。

一个眉发皆白的老者，望着穹苍痛苦地呼喊：“天菩萨，您为什么给尔苦家降下了如此多的灾难啦！”

大火！

刀光！